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⑤⑧
周駿富輯

思復堂文集碑傳

三卷

（清）邵念魯撰

明文書局印行

Wt 78/18

思復堂文集序

念魯先生自言曰文章無關世道者可以不作有關世道不可不作卽文采未極亦不妨作嗟乎此先生是編之所以作也今世之善古文詞者類皆習於淫靡務於美觀工於奔競而其性情汨沒焉先生恥之一洗庸碌鉛槧之羞起衰救弊先生之功偉焉先生性恬退不求聞達當道縉紳爭羅致之爭交譽之先生勿顧焉故以諸生老其文章高古樸茂雅與身相等世必有識之者余可無論也先生與余爲忘年友其卒於鄉也余適在京師今讀其文稿一爲泣然而序之如此康熙壬辰二月穀旦山陰王揆祇如氏頓首譔

思復堂文集原序

邵子念魯刻其思復堂文槁前集後集成而末有序友人過而詢之念魯曰吾難其人也吾山人也不敢以乞縉紳先生之言又或學術偏謬持其是而不肯折衷賢聖是序適爲爭府吾累也且吾所以不揣而刻此者懼泯師友祖父之淵源私襲以置諸笥抑未必能子孫之守我也生無耀于時沒亦已焉耳烏用序爲友人曰君不觀夫馬之走千里者乎馬之走千里者方其初行或前或卻步緩而視徐人與凡馬等相也及其一日而果畢千里則王良造父爭延譽矣士固有絀于近而行遠者昔杜甫晚歲以舟爲家蘇長公由僮耳歸浮

江東下當其時金生魚鼈生塵天下之人不能出二子于飢
陳二子者負其行能亦幾不以自信然到于今稱二子則其
人之行遠而所以久者可信也若乃布衣之文亦有之矣梁
鴻矢五噫之歌臯羽述西臺之記下逮貝清江高季迪亦以
能詩訓後進 本朝魏禧屈大均侯方域並居蓬戶光助文

明士大夫不聞以其卑賤而遺之然則士果卒爲山人其文
豈不重歟人生于地上百事瞬息耳瞬息于文與瞬息于貨
財聲色也孰異而立言之重與立功立德同科且君嘗爲余
言行文貴有原本內無所窺于心性外之不關家國天下之
務徒敝精神窮日夜以求其似雖成亦何所用不如所云畧

觀大意雖非其至性情之地微有存焉余喜稱斯語以戒子弟之騫于文文之中有德有功則可謂之立言是兩者君兼盡之其本原心性經濟大畧見于書院傳記先賢諸傳小之出爲酬用亦不輒以一言輕相假借庶幾乎古之無苟立言者是亦可以信其行遠矣念魯曰吾于立言之道未有講也抑稱引布衣諸高士仰止之下彌用爲愧子謂我序之則請子序之山陰劉士林序時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思復堂文集碑傳目次

卷一 傳

明儒王子陽明先生傳

明儒劉子蕺山先生傳

王門弟子所知傳

劉門弟子傳序

姚江書院傳

陳恭介公傳

羅文懿公傳

黃忠端公傳

刑部左侍郎梅墩公家傳

卷二 傳

明戶部尙書死義倪文正公傳

明左都御史李忠文公傳

明副都御史謚忠介施公傳

附周巢軒公傳

明巡撫蘇松副都御史世培祁公傳

余陳陳三公傳

少師恒嶽朱公傳

督師白谷孫公傳

明侍郎格菴章公傳

明侍郎遂東王公傳

瑞麥里二高士傳

貞孝先生傳

余金二公傳

翼明劉先生小傳

明江陰縣典史閻應元傳

宦者王永壽傳

卷三 傳

明遺民所知傳

思復堂文集卷一

餘姚邵廷采

明儒王子陽明先生傳

先生名守仁字伯安紹興餘姚人講學于陽明洞自號陽明子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歷官南京吏部尙書先生少有才名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七年改武選主事湛若水爲庶常一見定交相期倡明聖學門人始進正德元年劉瑾掌司禮監放逐大臣劉健謝遷韓文等南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合六科十三道公疏請黜奸回留碩輔以安社稷緹騎逮問先生抗疏銑等職司諫如其善自宜嘉納卽

未善亦宜包容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命遠事拘囚臣恐
自茲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况天
時寒沍萬一遣去官按督東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填溝
壑有殺諫臣名關係國體不淺矣伏願追收前詔俾各供職
如故以弘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疏入杖五十謫
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瑾使人尾之急懼不免乃託投江而
浮冠履水上附海舟至閩入武夷山已而慮及其父華卒赴
驛龍場在萬山中蛇虺蠱蟲所居從者皆病親析薪取水作
糜飼之鑿石椁待盡諸苗伐木爲室以居先生明年提學御
史席書聘主貴陽書院率諸生問學始論知行合一水西安

氏慕先生致餽且咨及減驛事復書論以朝廷成制言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宜慰司亦可革也使君之先自漢唐迄今麻傳千百年久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縷舉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已非設官之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眾必不堪夫宜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唯天子使朝廷下方尺

之檄委使君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又書阿賈阿札等昨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于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于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其或坐觀逗留徐議可否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眾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

羣公乃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唯增剽掠以重民怨眾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于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眾四十八萬深坑絕垤飛鳥不能赴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常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眾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垤安

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
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斯言苟聞于朝朝廷下
片紙于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
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垵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
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
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然則
揚此言于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
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眾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
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
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安氏得書悚息卒定阿賈之難居